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二七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四、二二

我們講「觀照般若」，講到大乘修行階位的差別；把顯教「大般若」思想體系「十地菩薩」的行位斷證，和小乘四果、四向「二十七階位」的行位斷證，做一種差別的比較；今天我們要講「密教」的「十地菩薩」的行位斷證。我們知道，修行的法門雖然各個不同，「斷惑」是一樣的！比方說「見道位」，斷的是「見惑」；「修道位」斷的是「思惑」；這個應該都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內心有多少煩惱，就應斷多少煩惱；這是「修習佛法」的目的，是在「解脫門」。如果內心有煩惱，就不能解脫，斷了煩惱，才能解脫！那麼，要斷多少種煩

惱呢？這樣我們才說大小、顯密各有行位斷證的差別；其實它們行位斷證的差別，是以「斷煩惱」來做一個表現。我們現在要講「密教」裡面「十地菩薩」所修證的功德，在「密教」裡面，有二大部經典，就是《金剛頂經》和《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合成「金剛部」、「胎藏部」兩大部，或簡稱「金胎二部」。「金胎二部」，把「十地菩薩」開成幾種門呢？一個是「菩提心門」、一個是「大福德門」、一個是「大智慧門」、一個是「大精進門」。換句話說，它為什麼這樣子開演呢？它是根據「轉識成智」來說的；「唯識論」在「轉識成智」的修行方面，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末那識」為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二七講：—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即事而真，當相即道……………	十九
般若妙用……………	二一
諸天與人的樂與憂……………	二三
為人三忘，一生無憂……………	二八
如實知自心……………	二九
讀心獸的故事……………	三〇



「平等性智」；轉「第八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菩薩什麼時候真正證到「菩提心」呢？我們現在「發菩提心」，是不堅固的，也沒有證得真理；在「密教」來講，證得「菩提心」，就是證得「真理」，是證入「初地菩薩」時。所以「密教」的「初地菩薩」，分為兩種：一種叫做「薩、王」，一種叫做「愛、喜」；在密宗裡面，由「十六個大菩薩」(註①)來代表。

「薩、王」，在「金剛薩埵」來說，「金剛薩埵」就是「普賢菩薩」；「薩」就是等於我們「覺有情」的菩薩，證到菩提的「初位」。這個菩薩「初位」的智慧，能夠到達很堅固的時候，叫做「金剛部」；所以成就「菩提心門」的時候，就是「金剛部」，是堅固而且的發心，是「初地菩薩」的成就。「初地菩薩」成就，在「密宗」來講，就是「薩王菩薩」成就、是「愛喜菩薩」的成就。所以，在「密宗」來講，這裡叫「發心門」；

和我們「最初發菩提心」有什麼不同？我們「最初發菩提心」，仍然是凡夫；這裡密教菩薩「發菩提心」，是已經「證到菩提心」(白淨菩提心)，證到真理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因為「初地菩薩」又叫「歡喜地菩薩」，所以，在這裡菩薩有兩位：一位叫「薩、王」位，一位叫「愛、喜」位，這個是形容「智慧」證得「真理」時，內心的「無量歡喜」；「薩」是根據「有情位」來說的。「愛、喜」，是根據「證得真理」，獲得「解脫」的一種情緒來說，菩薩以這種「菩提門」進去，就是「證到發心」。證到「發心門」，有什麼好處呢？「菩提心」不會退轉；我們凡夫「發菩提心」，頂多發三天、兩天就退轉了，或是有些人發三年、兩年退轉了，或是有些人已經發二、三十年了，最後還是退轉了；密教菩薩證得「初地」階位，就已經證到「白淨」的菩提心，而且是受「三昧耶戒」，有這兩種戒法的修習，如果發心堅固不退轉了，是屬於「金剛部」，是「入菩

提心門」。我們知道中正紀念堂有四個大門，大家恐怕都不知道它們的名稱。我們這裡也有，菩薩「入菩提心門」，就是「成就菩提心門」，也就是證得「不退轉」的菩提心；那麼，「成就菩提心門」的密教菩薩，是從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的證德。

我們知道，「初地」裡面有「薩、王菩薩」和「愛、喜菩薩」；說到二地菩薩、三地菩薩、四地菩薩、五地菩薩是什麼門呢？是「大福德門」。菩薩證到「初歡喜地」，成就了「菩提心」之後；加功用行要修「五波羅蜜多」，也可以說「六波羅蜜多」，一定要修「利他行」。如果菩薩不修「利他行」，就不堪稱作菩薩；唯有廣修「利他行」，才能夠得「大福德」。這點非常重要！以我們來說，我們對自己慳吝一點沒有關係！因為對自己慳吝，是「惜福」；但對別人就不能慳吝。對別人慳吝，就顯得我們「我執」太重了；是有「慳貪」習氣的「我執」，這樣就不容易達到「超凡入

聖」的境地。「初地菩薩」證到「歡喜的真如」之後；第二個階位，就是進入「大福德門」。「大福德門」就是宗喀巴大師所講的「利他勝自」的行為，這就包括其他「五波羅蜜多」，這是「修行位」；「發心位」是「初地菩薩」，祂證到「發心不退轉」。如果證到「修行不退轉」，那就「大福德門」；要廣修「無量福德」、「廣修「五波羅蜜多」；以「智慧波羅蜜多」為基礎，廣修「五波羅蜜多」。

在密宗來講，就是「摩尼部」了，「摩尼」就是「如意」；如果我們度眾生，不能夠捨棄「慳貪」，那麼，我們所有的布施，都是「不如意」的。因為一邊自己「慳貪」，一邊捨不得布施給人家；認為這個是我自己要的東西。但是我把這個給你，我們心裡面並不是不愛惜這個「捨」，還是心裡面很歡喜它。雖然我們布施，卻沒有能夠做成「如意」布施；所謂「如意」布施，就是我將東西全部布施給你，心裡一點點「捨不得」

的心都沒有，這個要證到，也就是證到「摩尼部」。「摩尼部」是一切「如意」；一切「如意」，就是說所有的「五波羅蜜多」做的事情都「如意」，都沒有有一點點「慳貪」的可得。密宗用「四階位」的菩薩來代表，即二地菩薩、三地菩薩、四地菩薩、五地菩薩；一個就是「金剛寶」菩薩、「金剛光」菩薩、「金剛幢」菩薩、「金剛笑」菩薩。這個「金剛寶」什麼寶呢？「福德光明」之寶；「金剛光」的光是什麼光呢？是「福德光明」之光；這個「金剛幢」是什麼幢呢？是「福德光明」寶幢。這個「金剛笑」是什麼笑呢？是「福德光明」之笑；換句話說，在密宗裡的十六大菩薩裡面，我們舉出這幾位菩薩來做代表。二地菩薩就是「金剛寶」菩薩，三地菩薩就是「金剛光」菩薩，四地菩薩就是「金剛幢」菩薩，五地菩薩「金剛笑」菩薩；不管「寶」、「光」、「幢」、「笑」，都代表「福德」。

我們修「布施」波羅蜜多時，能夠把

最好的東西拿出來「布施」，這個是「金剛寶」；我們總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不好的東西給人家。所以「金剛寶」菩薩，都拿最好的東西給別人；對布施有「堅固心」，像「寶」一樣那麼堅固，這「金剛寶」菩薩，屬於第二地。所以，我們應該知道，把東西拿進來都是黑暗；「慳貪」會把「智慧光明」蓋住了。把擁有的東西布施出去，都是光明的；因為「捨棄慳貪」，我們的「智慧光明」就顯露出來了。我們如果能「無住相布施」，就完全和內心的「智慧」相應；所以，充分顯露「智慧」的「光明」，這個我們應該了解。這「金剛光」菩薩，屬於第三地。

「金剛幢」菩薩，不只像「金剛寶」、「金剛光」一樣自己「布施」；而且祂還高樹「布施」及其他五度的「幢幡」。「幢」，就是「旗幟」，把它高高掛起來，要告訴大家「我在做功德」，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一起努力做功德，這就是「金剛幢」菩薩，是「第四焰慧地」；智慧

的光明，像太陽一樣光明顯赫。

「金剛笑」菩薩，就是他不只自己努力做「布施」波羅蜜多，自己感覺無窮的快樂；也使令大家參與做「布施」的人，每個人都很快樂。這個是證到「五波羅蜜多」，「無所住」而行「五波羅蜜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而行「五波羅蜜多」的菩薩。感覺很輕鬆就證到「布施」功德；不僅很輕鬆證到，而且讓大家很快樂的證到。這可以說，到達「果上」的門，所以「得大福德」；我們往往把東西「布施」給人家時，還有一點捨不得。表情有些愁眉苦臉地把東西給人家，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乾脆就不要「布施」好了；如果把東西給人家，不會捨不得，也算不錯！當然，我們將來會得到「福德」，但可能和《談因》裡面盧至長者的故事一樣。他將來有福報，卻一點福都享受不到；因為他在「布施」的時候，心裡有點「捨不得」，所以將來他得到福報的時候，卻沒有辦法享受到福報。這個地方，我

們說得太淺了；其實像「金剛笑」菩薩的福德，超過我所說的千萬倍以上！不僅「五波羅蜜多」會笑，跟他一起做「布施」的人，都能夠笑；這個才算是證到，都能夠不退轉，這個很重要！這是「摩尼部」，也就是「如意部」的修行。

以密宗來看，是「愛他勝自」的「菩薩行」，都是以「利益眾生」為主的廣大「菩薩行」；所以，不管是「金剛寶」、「金剛光」、「金剛幢」、「金剛笑」，一切都起心動念、舉手投足是為了「利益眾生」。我們用今天的話說，是說「為眾生服務」，這方面叫「大福德門」；我們應該知道，「為人服務」我們才能夠得到「大福德」。如果都是別人替我們服務，我們的「福德」會減少！像佛、菩薩，我們都為祂們服務，天天都對祂恭敬、禮拜、供養，祂們會沒有「福德」嗎？當然還是有「福德」啊！因為祂們已經證到了真理，「福德」與「智慧」都圓滿具足；值得我們禮拜、恭敬、尊重、讚歎！如果有人供養佛，卻說：「佛

啊！我為您服務！您大概沒有福德了！」這麼說是不對的！因為佛陀不僅沒有「我執」，而且沒有「法執」；祂不但得到「大解脫位」，還能讓我們同樣得到「大解脫」的「大智慧」。

所以，「大福德門」是說我們修行人的本身；不講修成功「果位」上佛、菩薩的事！盡心盡力去「利益眾生」，修這種行就是「大福德門」，而且要修到「如意」為止。所謂「如意」，就是心裡一點副作用都沒有；我來舉幾個例子：在「布施」裡面來講，菩薩不僅沒有「後悔」，而且是滿心「歡喜」，而且是「行願堅固」，而且是「絕不退轉」；在「禪定」的修習方面也是這樣！「禪定」修得非常徹底，內心澄清瑩徹，而且發出「智慧」的「光明」！能夠把「智慧寶」，從「禪定」當中發現出來，彷彿能夠從「定」當中，高樹「定幢」，讓一切眾生都能夠得「定」；這個「定」能得「大解脫」。不僅自己獲得解脫，一切人都能解脫；這個「笑」，是一種

完整的表現；是得到「解脫」果後，相貌充滿歡喜、愉悅的形容，這個都是修「大福德門」。

所以，如果我們想做「利益」一切「眾生」的功德，心裡面要有「歡喜心」、「捨得心」、「慈悲喜捨」，還要有「堅固心」。換句話說，要和「無我」相應，不能夠有「三寶門中福好修，一文布施萬文收」的心態；如果有這種心態，那是做生意的、有所得的心態，不是「智慧光明」的、「無所得」的功德。如果我們想「布施」一文錢，將來要拿回來萬文，那樣就好像做生意一樣，這種想法是為「自我」求取，不能夠「解脫」；這和「我執」、「法執」相應，不能和「空性」的真理相應。因為「空性」中，沒有「我執」；「空性」中，沒有「法執」。所以「空性」中，只有「智慧光明」；像光明之寶一樣，光輝四射，所以入「大福德門」一定要這樣做，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想證得「密宗」的「初地菩薩」階位就非常不容易！「初地」分為「薩

王」菩薩、「愛喜」菩薩二位；第二地、三地、四地、五地菩薩合起來，就修個「如意」的「六波羅蜜多」。

我們再講第六地、七地菩薩，可見得這個階位更是不容易！從六地起到七地，這是修「大智慧門」。如果根據「顯教」來講，這個是「根本智」，到達「第八地」的時候；就完全證入「根本智」的本體。在「密宗」裡面講，想要入「大智慧門」，是由「般若波羅蜜多」領導其餘「五波羅蜜多」來圓修「六波羅蜜多」；使其餘「五波羅蜜多」也圓滿，要修到「第六地」菩薩，才算圓滿。這時候要進入「大智慧門」，「五波羅蜜多」變成「附帶的」；「智慧波羅蜜多」變成完全「主要的」，這樣子才算入「大智慧門」。以我們現在來說，我們現在聽經聞法，研究高深的佛法；隨緣做一點「布施」、修一點「禪定」、修一點「忍辱」、修一點「精進」。這樣，我們應該算，以什麼「為主」呢？我們只能算以「研究」為主！有些人說：「我

沒有時間來聽經，因為我參加慈濟的志工。」以今天來講，全世界都知道有「慈濟」這個團體；參加慈濟的人，他們當然也「慈悲」，也在做「布施」！他們以這個為主；偶爾來聽經一次、兩次。那樣的話，「智慧」對他們來說，是「兼」的，不是「主要」的；所以不同。所以，我們只能說慈濟有「菩提心門」、有「大福德門」；但是真正要想「成佛」的話，還要更進一步，一定要從「大智慧門」進去！

所以，「十地菩薩」所修的第三門，就是「大智慧門」；修習了「大智慧門」，才能進入「第六地」和「七地」，不然沒有辦法的。「大智慧門」，為什麼要用「蓮花部」來講呢？因為只有「大智慧門」，才能夠證到道（真理）；沒有「大智慧」，就證不了道。具「大智慧」，證得「道」，叫做「菩提」，也叫做「菩提門」；這個「證道」，就是成就「佛菩提」的「智果」，因為阿羅漢，也有「菩提」啊！

請問，「初地」菩薩，難道沒有「菩提」嗎？當然也有！請問，二地、三地、四地、五地，難道沒有「菩提」？當然也有！但，不是「大菩提」；因為「大菩提」，是由「大智慧門」才能證入。所以，「第六地」、「七地」菩薩，專修「大智慧門」，這點很重要！既然是專修「大智慧門」，為什麼說是「蓮花部」呢？我們知道，觀世音菩薩是「蓮花部」；我們說，「大菩提」就像「蓮花」一樣，它代表我們的「心性」，代表我們的「佛性」。我們的「心性」，就是一朵蓮花；蓮花有蓮子、蓮蓬、蓮葉，它是「因果同時」的。大家如果聽過《妙法蓮華經》，就知道此經的「殊勝處」，就在「蓮花」兩字；它表什麼殊勝的法呢？「因果同時」！「凡夫」的心，是這個心；「諸佛」的心，也是這個心。「凡夫」的心，沒有離開「諸佛」的心；我們的心，就像蓮花一樣！「蓮子」就好比是「佛性」，唯有「佛性」的「種子」，才能夠得佛性的「果」；有了「蓮子」，

將來才能夠長成「蓮花」。所以「蓮花」帶有兩種意義：就是「因赅果海」、「果徹因源」；有「覺悟真理」的意義！「覺悟真理」有兩句古德的用語，那就是「因赅果海」！「赅」，就是「包括」的意思；「果徹因源」，「果海」是指「諸佛」所證的「真理之海」，是無量無邊的「真理之海」。裡面住了無量無邊的「諸佛」，「諸佛」廣度眾生，得「大解脫」，祂證到「覺悟」的「涅槃果海」。請問，「涅槃果海」在哪裡呢？就在我們「眾生心」裡面，在我們的「佛性」裡面；「佛性」是平等的，「佛心、眾生心，一心無二心」。人人都具有「平等」的「佛性」；我們心中的「佛性」，會包括「諸佛」所證到「涅槃果海」的真理，「諸佛」所證到「不生不滅」的真理——涅槃果海，它的來源在哪裡呢？就在我們眾生的「心性」裡面！只是「諸佛」已經把祂無量功德寶的「心性」開發出來，並且親自證到；但是我們眾生還沒有開發出來，還沒有證到，這是「蓮花」

的意義！「蓮花」的意義，就是說我們的「心性」和「覺悟」成為直線的關係，不是間接的；也就是說，我們「眾生」和「諸佛」是直線的關係，不是間接的。「諸佛」和「眾生」也是直線的關係，不是間接的，就如同「蓮花」離不開「蓮子」；「蓮子」離不開「蓮花」一樣。這是第二個「因果同時」的表法！「蓮花」剛「開花」的時候，就有「蓮子」了；有「蓮子」的時候，就有「蓮花」。這「因果同時」，是「蓮花」一種殊勝的表法。

如果我們一念轉過來，就是「佛性」；「佛性」就和「諸佛」所證到的「佛果」完全一樣，這個是「因果同時」的殊勝處。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智慧」，對每一件東西的觀察，就是來源和它發展的將來，以至現在的關係和它來源。「有所從來」、「有所從去」，這個可以說，都能很清清楚楚，都能觀察到周至；這樣子修法，就叫「蓮花部」的修法，這個很重要！所以，「蓮花部」的

修法，密宗有四個大菩薩，來代表；一個是「金剛法」菩薩。這所說的「金剛法」菩薩，當然「法」是代表「諸法如義」；所謂「如義」，就是一切萬法，沒有離開它「本身」的「意義」。「本身」的「意義」有幾種呢？有「總相」的意義、「別相」的意義。

我們講「總相」的意義，以這張「桌子」來說，「桌子」算不算一個法呢？當然算！它的「總義」是什麼呢？如果在「小乘佛法」來講，它的「總義」，是諸法「無常」、「苦」、「空」、「無我」。在「大乘佛法」來看，它的「總義」是什麼呢？它的「總義」，是「空性」的；諸法本身，沒有離開「空性」的真理。所以，「金剛法」菩薩，就是以這個「空性」的真理為體；菩薩的智慧，如果不能悟到萬法「空性」的真理，這個不算入「大智慧門」。入「大智慧門」，就是入「真理門」；因此，菩薩一定能入諸法的「空性」。

第二個是諸法的「別相」：桌子的「總

相」，是桌子所具有的「空性」；而它的「別相」，是桌子是緣生的，它表現出它的「形相」、「功用」，不它同於「椅子」，也不同於「床鋪」。好比這張放在「講台」的「桌子」，如果把它當做「床鋪」，想在上面睡覺，那肯定不舒服。「床鋪」和「桌子」的「體、相、用」不相應。如果把它當作「講台」，它的高度適當，形狀也適當，功用相應；它能在桌面上放置一些東西，能作為講演者放置物品的平台。如果想作為其他和它無關的功用，就不太適宜；「桌子」有安立東西的意義在其中。那麼「桌子」，就「事」分成很多種類：「吃飯」的時，使用的，是餐桌（飯桌）；讀書時，使用的，是「書桌」；這演講時，專用的，是「講桌」……，它們個個不一樣，這種「差別相」的意義，也是叫做「法」；所以，「法」代表兩種意義：一種是包括「總相」的真理，另一種是包括「別相」的意義——差別相的意義。在「法相唯識學」裡，對於每一件事物，我們都

有要這樣認識；因為在「密宗」很多法，都是從「法相唯識學」裡演繹出來的。當然，菩薩對這種道理，一定相當了解；如果以「大智慧門」通達一切法的道理，這個法本身就這樣，具有「五法」、「三自性」。

請問，「五法」是什麼呢？「名」、「相」、「分別」、「正智」、「如如」；換句話說，「金剛法菩薩」，一定對於「五法」所具有的「法」與「義」都深通無礙。也就是對於「名」、「相」、「分別」、「正智」、「如如」，不僅是精通，而且「如實證到」這「五法」、「三自性」；第六地菩薩」下半段，由「金剛利菩薩」來當代表。也就是說，修證到「金剛法菩薩」的證德了還不夠，好比刀子還不鋒利，還要磨得很鋒利；把「五法」、「三自性」的道理，或是是「總相」、「別相」的道理，都「觀照」得很明徹。也就是形容把這個「智慧」的寶劍，磨得很鋒利；如果「智慧」的寶劍不鋒利的話，就不能完全發揮度化眾生的大用了。

以我來說，我講話慢吞吞的，我為什麼講話慢吞吞呢？講話慢吞吞的，就怕說出下一句話，萬一講錯了，這該怎麼辦呢？那麼，我就「講慢一點」，我可以控制下一句不會錯！「講慢一點」，用現代話來講，也是一種「監控」的作用；講話很快的人，大多數沒有「監控」的作用，這樣說話就容易「得罪」他人。我們說某人講話「心直口快」，一方面說他是個好人；一方面也說他是一個沒有「善用大腦」的人。所以，經常說錯話；我們用「講話」來比喻「金剛利菩薩」。祂具足有「五法」、「三自性」，通達「諸法實相」的智慧，到達很鋒利的地步；說法時，不需要有一個「監控」，即使說得再快，也都有「智慧」的「監控」，都不會有絲毫的錯謬，因為菩薩已經證得「金剛利」的證德了！所以「讚歎」祂的不思議功德。說法再快，也不會說得「模稜兩可」；說得再快，也不會些許錯謬，說得再快，也不會說得「不圓滿」。這個非常重要！但是，這些「讚

歎」，只能形容「第六地菩薩」內心的「大智慧」表現；要到「第七地菩薩」，才能夠完全表現出來。所以，「第七地菩薩」的話，叫「金剛因菩薩」、「金剛語菩薩」；這個「金剛因」指的是什麼呢？是「大智慧」！這個「大智慧」，對一切法「因、緣、果」的表現，好比「第七地菩薩」一剎那的「觀照」，就知道我們從哪裡來？一聽我們講話，就知道我們「內心想」的是什麼？以我們現代話來講，就是「邏輯推理」的思想；現今社會上，有「邏輯推理」思想的人不多。我覺得學過「邏輯推理」的人，他的「數學」應該很好；因為數學也是一種「邏輯推理」的訓練，還是說他是一個「因明學」、「論理學」專家。我們跟他談論某件事時，他馬上就能知道事情的「源頭」是什麼？他可以從事情的「果」，推論得事情的「因」；而且從我們跟他講事情的「因」，就知道我們的「目的」（果達到哪裡？）

我們觀察，如果有個多年的朋友，今天忽然來訪，和他談了半天的話；他很有耐心跟我們講了半天，而且一直講、一直講。我們要知道，他可能是有目的而來，肯定是有所企圖；這是從他現在講話的「因」，推論他必定有一個「果」。再從他表現的這個「果」，而了知他內心有所需求，才和我們談話；因此，可推定他有求於我們的「因素」在哪裡呢？我們現在所說的，都是用凡夫對「因果」方面一種淺淺的比喻。密宗的菩薩摩訶薩，證到「第六地」之後，祂如果去度眾生的話，本身條件都具備了；因為已經證得「金剛法」、「金剛利」的證德了。但是，祂仍必需在「第七地」以前，修「金剛因菩薩」的功德！能夠對眾生的「因地」觀察得很清楚，對於眾生的「目的」也都能觀察得很清楚；菩薩有了這個「妙智慧」，以「六波羅蜜多」宏法度眾生的時候，才能夠進入眾生的心裡。比方說，現在大家都喜歡喜玩股票，我們告訴他「布施」波羅蜜多，他會說：「我哪裡有時間跟你做布

施波羅蜜多啊？」或是我們知道他的內心正在愁所購買的「大家樂」，會不會中獎呢？……內心有種種擔憂的情形，我們知道他的原因。

那麼，菩薩觀察他的「因」，了知他的「根性」；他的「根性」好投機取巧，從簽「大家樂」，到「六合彩」，到玩「股票」，……。菩薩既然知道他的「因」在這裡，就跟他說：「好！我也懂一點股票，我跟你講一點股票的事。我告訴你，股票有大漲的現象，也有大跌的現象。如果經濟面大漲的『因』多，股票一定大漲；如果經濟面大跌的『因』多，股票一定是大跌！『空頭』的思想就是大跌，『多頭』的思想就是大漲。」換句話說，菩薩對這股市也能觀察得很正確；同樣的，對一切眾生的「根機」，也能夠觀察得很清楚。因此，菩薩說出來的話，都能契合眾生的「根機」，可以利益一切眾生；如果菩薩不具足這個智慧，不能夠「觀機逗教」，不能夠善於知道眾生「因果」關係的話，就沒有

辦法廣度眾生。菩薩雖然可以度一部分眾生，但是沒有辦法廣度眾生，乃至普遍救度一切眾生；所以，菩薩摩訶薩的智慧，即使到達「總相智」、「差別智」都具足的時候，還必須發揮到度眾生上面來。對一切眾生「因果」——從因推到果的觀察，或「果因」——從果推到因的觀察，要清楚地觀察到達了極點；這是「第七地」菩薩前一段所俱備的，所應該證到的。（不僅是具有，還要親自證到才行！）所以，有人如果用這個在背後批評我：「唉！上師有沒有證到『第七地』菩薩呢？我有時看他講話『阿達阿達的』，也沒有估計後果如何？他也不知道眾生的『根機』如何？『因性』如何？隨便自己任意而說，他絕對不是『第七地』菩薩；『第七地』菩薩，絕不會這麼馬馬虎虎，不會這麼不清不楚！」這些都可以拿來作做標準。但是「第七地」菩薩的後半部修持的有「金剛語菩薩」；因為菩薩能善觀察眾生的「因果」，就是眾生來這裡的「動機」和他

來的「目的」，通通都能如實了知。但如果沒考慮任何顧忌，就把它全盤說出來，這樣他就會感到不好意思，只好黯然離開講堂了；菩薩也不能夠把他包圍住，好比我們知道他來講堂的目的，只是想跟我們借錢。他說了半天，我不顧及他的顏面，把他的「目的」說出來：「唉！你說了半天，是想跟我借錢，是不是呢？」他可能說：「我不敢直接跟你借錢；你卻給我說開了，我真沒面子啊！」他也可能說：「沒有沒有要借錢！我今天來講堂，只想順便看你；我有事情，我先走了！」所以，菩薩「語言」的善巧方便，很重要！菩薩如果尚未證到「金剛因」證德，表達或溝通的「語言」很直順的，這樣可能度化不了眾生；凡夫眾生愛聽對他有利益的語言。要顧及他的「面子」，要顧及他的「自尊心」，這樣才能夠讓他的內心覺得受用；他才會對菩薩佩服得不得了！因為他的「面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他內心的種種「原因」，菩薩能夠很婉

轉地說出來；又能夠把他所企圖的「目的」很婉轉地說出來，這樣他當然能夠由衷地佩服，這是「金剛語」。「金剛語」，並不是說話像快刀砍下去，立刻一刀兩段；把兩者的關係，徹底斷絕，不應該是這樣！「金剛語」，應該像「刀切豆腐兩邊光，他也光！我也光！眾生都獲得『解脫』的利益；菩薩合乎『空性』的智慧，『真理』又能夠表達。」所以，「第七地」菩薩的修行到達這個地步的話，「第七地」菩薩證到後半段，已經具備有「四無礙辯」的功德了！「四無礙辯」的名相，大家記得嗎？第一是「法無礙」，第二是「義無礙」，第三是「辭無礙」，第四是「樂說無礙」；如果菩薩對所有法都通達無礙了，但是不能「樂說」也不行。菩薩將對於佛教經典「信解」的心得，或將對於「真理修行」的經驗，或將自己親證「真理」的喜悅，都毫不慳吝、毫不藏隱地分享眾生，而且越說越歡喜！「說法者」歡喜無量地演繹佛法；「聽法者」聽得津津有味，

才不會打瞌睡；如果「說法者」自己都沒有說得歡喜無量，「唉！佛法的真理很好，能夠讓你解脫哟！」「說法者」說是這麼說，但自己卻表現得精神、氣力都不夠，好像有點「愛睏愛睏」的樣子；那麼，「聽法者」，肯定個個都「愛睏愛睏」啊！如果「說法者」能夠講得「口若懸河」、「天花亂墜」，闡說佛法「幽微奧妙」的理趣，把人世間是非、善惡，說得「合情入理」，不但自己「法喜充滿」。「聽法者」也同霑感法喜，同得法益；我曾親近圓公老人和慈航菩薩，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是「金剛語菩薩」。圓公老人是我的佛法的導師，他的國語不太標準；他是福州人，講話有福州腔，再加上到寧波去住持，又帶點寧波腔。所以，他講的普通話，是帶有福州腔、寧波腔的普通話；如果沒有長時間親近他，或很用心聆聽，很難聽得懂這種國語。他過去在南京毘盧寺講經時，曾有十幾萬人圍著寺廟四周，聽眾站著聽；連寺外四周的馬路，也都一圈

圈地圍起來，前後簇擁著。那個時候，已經有擴音的喇叭，但聽喇叭的擴音，反而不那麼清楚；大家都聽得很歡喜！因為圓公老人的聲音很有韻律，像高低有節奏的樂曲，連圍在寺外的人，都聽得很歡喜；覺得他的聲音裡面，充滿了一種動人心弦的語調。圓公老人不要去認識他，或進一步聆聽演講的內容，是否說得有意義、沒意義；光是聽他說話的語調，就讓人佩服！圓公老人在上海圓明講堂，講《楞嚴經》的時候，講堂面積也不過是兩、三百坪的土地；他坐在講台上，講堂裡坐著滿滿的聽眾，講堂外也有好多人在聽。天天都有那麼多人來聽，上海各方的大善知識都來了，坐在最前排；我們這些學生，坐到後排。圓公老人一開講佛法，不會讓任何一個人想睡覺，這個才算是「金剛語」菩薩的證德！他的聲音裡面，好像唱歌一樣「悅耳動聽」；我們說某人講話像唱歌那麼好聽，如果真正歌唱好聽，讓人聽得想睡覺，那就不是真正的「好聽」

了。如果講話太興奮、太激動了，聽起來像吵架一樣，那也不是好聽的聲音；菩薩說話的語調有高低。聲調高亢時，讓人「意志昂揚」；聲調低沉時，讓人覺得像「空谷迴蕩」的鐘聲，想要敲響眾生沈睡的心靈！至於，圓公老人說法的內容，是什麼呀？法的意義，懂不懂啊？那不重要！人們就是愛聽「他說法」的聲音。這是我們圓公老人所擁有的這麼一個妙好的「金剛語」，也有「辯才無礙」的成就。

另一個有「金剛語」證德的，是民國初年的高僧慈航菩薩；他是說法時，聲音宏大！講經時，讓人感覺很輕鬆，祂說法的聲音，不是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當然祂的聲調，有時也有高低，但不以高低的徑衢^(註)，當做對「聽法者」的攝受。只是想把「聽眾」帶進輕鬆的境界裡面去；比方，慈航菩薩說：「一個人到嗚呼哀哉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呢？」祂就演戲般，告訴大家：「要死的時候，就丫丫、丫丫、ㄗ、：！」

祂穿一雙拖鞋上台，一隻腳往右前方一踢，拖鞋飛得遠遠的，嘴巴還發出「ㄗ」的聲音；就表演給大家看。大家全都進入輕鬆的世界裡面去了！讓所有人都滿堂大笑。等祂講好下來，拖鞋踢到哪裡去了，也不知道；乾脆另一隻腳的拖鞋，也踢飛了。慈航菩薩的講演，真是又「講」又「演」；我們大多數人講演時，只講而不演；如果講得平平淡淡、索然無味，那就完蛋了！這樣就沒有辦法「宏揚佛法」了！就「宏揚佛法」來說，整個法會是活動的；「語調」一定有高、有低，要把「金剛語」表現出來。用現代話來說，叫作「肢體的語言」；也就是演講佛法時，不僅要善用「嘴巴」的語言，也要善用「肢體」的語言。現代人說「肢體語言」，是跟人家打架時的身體語言，這個完全誤解了；慈航菩薩演講時，有很多「肢體的語言」，祂常「手舞足蹈」。隨時都能夠「生動活潑」的表現，把大家帶到「法喜充滿」的境地裡去，充滿「生命活力」的世界

裡去；這是「金剛語菩薩」勝妙的證德。如果照我這樣講的話，慈航菩薩可能最少證到「第七地」菩薩位了，因為祂有「金剛語」的功德。

以我來講，我只能學習他一點的精神而已；沒有辦法學到像慈航菩薩那樣「生動活潑」、「手舞足蹈」的演講方式。祂那一套演講方式是很成功；如果站在圓公老人前面，圓公老人肯定會認為不夠莊嚴！但是圓公老人又太莊嚴了，祂坐在那裡不動如山；但祂說起有趣的事，能夠讓大家都大聲地笑，祂自己只咪咪地笑。「聽講者」如果要大笑，圓公老人又有另一套的本領，這是更妙的「金剛語」；那可能真的超過「第七地」菩薩的證德了。祂始終都是咪咪地笑；但大家都笑到腰簡直要折斷了，能夠說出讓大家走進這個言語所詮表的世界，那是一個更微妙的世界。我們說「金剛語」菩薩，一定要證到這個程度，才叫做「金剛語」菩薩；才證到完整的「第七地」菩薩。換句話說，「第

七地」菩薩的這個智慧非常成熟；不僅能夠把所體悟「無生」的境界，完整表演出來，而且把大眾的心理，都能夠帶進活潑的智慧大門裡面去，這點非常厲害！這就是「第七地」菩薩。（註徑衢，小道與歧路。比喻頭緒繁多；「攝受」在《阿含經》中有種意思：①吸收：例如「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②督導：例如「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

那麼，我們要怎麼證入「第八地」菩薩、「第九地」菩薩、「第十地」菩薩呢？這要修習「大精進門」！因為經過「大智慧門」之後，表面來看，「第七地」菩薩的「根本智」已經達到圓滿了；也就是「大智慧門」已經到達頂位了。但如說要想進一步成就「佛果」，沒有修習「大精進」，肯定是沒有辦法的；因為越往前進，修行的路越艱難險阻。好像我們前次說「阿羅漢」，「三果」阿羅漢在「二十七位」當中才幾位呢？以小乘的「二十七位」修行來說，從「初果」

阿羅漢，到「三果」阿羅漢，才從「第一位」修到「第七位」的階位；再從「三果」阿羅漢，修到「四果」阿羅漢的階位，就有「十一位」。行者想用各種方式證入，但越高越難，不是越高越容易；即使是開始修行就難！我們要把「見惑」斷掉（頓斷）；或是從「三果」阿羅漢升進入「四果向」有「十一位」要加功用行；如果從「四果向」到「四果」的修行如何呢？還有「九位」。「九地」裡面，還有一個「退轉位」；那是「鈍根」的行者，「已經四果向了，怎麼還會有退轉位呢？」可見，修行是一件多麼需要「大勇氣」、「大智慧」的事！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以這個做例子來講，「大智慧門」在密宗裡面修「十地」菩薩階位，「大智慧門」可以升進到「第七地」菩薩；但是要想再升進到「第八地」菩薩，就不知道難上多少倍了。在「顯教」，「第八地」菩薩是「第三阿僧祇劫」的開始；從「第七地」的「有功用行」，到「第八地」的「無功

用行」，就困難得不得了。所以，密宗菩薩必須修「大精進門」，才能夠進入更上一地；什麼叫「大精進」？比方，國中教育裡，常說「童子軍」要「日行一善」，那就很不錯了！比方我今天看老阿婆跌倒，我把她扶起來；回去報告老師。老師說：「不錯！給你記一個嘉獎。」如果一天行了兩件、三件善事；如果有人說這是個容易的事情，不過兩三件事情而已！如果一天我們用功兩點鐘、三點鐘，這也是容易的事情；如果說我每天做一件世俗的善事，或是做「宏揚佛法」的事情，而且每天都「不間斷」地用功，那這件事就難了！如果時時刻刻都在用功，那就更難了！我的「心念」與時並進；時間嘀嗒、嘀嗒：：地前進，與時間同步，那就更難了！菩薩的「大精進門」，我說了半天就只能做個比喻；實際上，比我所講的還要難上十倍、一百倍！但是我只能用它來形容「大精進門」，就是「與時並進」。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和時間同步」；

能夠「和時間同步」的這種「精進」，才算是真「精進」。所以，這種「精進」才有辦法到達成佛的「涅槃門」；「福德」與「智慧」圓滿的大門。圓滿的大門為什麼叫做「羯摩部」呢？「羯摩」是印度話，我們這邊叫做「作業」；也就是說，進入了這個「精進」的大門，密教菩薩一定要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什麼「作業」。菩薩所做的行為，不僅「凡夫」的業行沒有了；「阿羅漢」業行也沒有了，表現出很微妙的行為。我們以「懺悔業障」來講，在《菩薩菩薩行願品》裡面講「懺悔業障」；大家多以為「懺悔業障」，就跪在佛菩薩面前，懺悔懺悔就好了。如果根據《楞嚴經》，應該怎麼行「懺悔法」呢？要從「六根」懺悔起；所謂從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懺悔起。我們要知道，「意根」不是「意識」；不是那個「妄想心」，這可不得了！我們可以看到「眼根」；看得到「耳根」；看得到「鼻根」；看得到「舌根」；看得到「身根」；但是

「意根」怎麼看得到呢？《楞嚴經》裡說，「意根」一動念，「一動念」裡面，就是「萬罪的根源」；「萬罪的根源」就在那「一動念」當中。「一動念」成功了，就可能去造作萬罪；如果以「第八地」菩薩摩訶薩的「羯摩」來講，祂所做的「羯摩法」，當然什麼「業障」都沒有了。祂所有的一舉一動，都能夠讓一切眾生的「業障」消除無遺；祂能夠告訴一切眾生：「你們所做的懺悔不是的眼睛上面懺悔，也不是在耳朵上面懺悔，……而是和眼睛、耳朵有關係的『意根』上懺悔。『意根』怎麼懺悔呢？『意根』只要一念生起來，是『黑暗』就是『罪』，一念生起來『有我』就是『罪』。」所以，菩薩的「羯摩門」，不僅清淨自己的「身口意」三業，還能夠清淨一切眾生的「身口意」三業。眾生的「身口意」三業，如何清淨呢？很難清淨啊！在密宗來講，卻很容易！只要一句話：「我教你念：『唵—麼拏—鉢—訥銘—』，只要你肯念，你的三業就清淨了。」

為什麼呢？因為他肯專心一意地念「唵—麼拏—鉢—訥銘—」；他就沒有時間去打壞的妄想，甚至好的妄想也沒有。這樣心不就清淨了嗎？真是微妙啊！請問：「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呢？」「它沒有什麼意思！」「念這個咒，會不會發財呢？」「不會發財！」「念這個咒，是不是有智慧呢？」「不是智慧！」「那麼，念這個咒，到底是什麼？」「可以清淨你的內心啊！」「這是很微妙的事！當你的內心感到很痛苦的時候，很寂寞的時候，你就專心地念：『唵—麼拏—鉢—訥銘—』，你試試看！」如果他說：「唉呀！叫我每天要念咒一萬遍，好辛苦喲，太累啦！」那樣就糟糕啦！他以後就不可能念了，因為嫌太累了嘛！如果告訴他：「你可以慢慢念！」他問：「我可以用唱歌念嗎？」「可以的！你唱歌念，只要你專心念的話，善心不生，惡心也不生，只有咒音的存；那樣三業就可以清淨了。」所以，在密宗來講，用一個咒語，就可以使我

們三業清淨。

更進一步的密宗修行，還要修習「金剛業菩薩」的功德；好比你們跟我學結「本尊」的手印護身，身業就清淨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結「本尊」手印的手，就是修「菩薩行」的手；就不能拿刀殺害眾生了，不能做偷盜、欺侮他人等壞事，……絕對不可以的！而且手結過「本尊」的手印，心裡面連想害人的心都不可以有，學過結手印護身，那就是最高深的「密行」！那就是說，我們這雙手有很多「妙用」，可以做出一番善事業；可以養家活口，可以行醫、利濟眾生，**可以寫文章**、出好書，……。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等大用；我也可以用「拳頭」打人，可以拿「手槍」殺人，可以「比手畫腳」害人，……。那就太辜負這萬能的雙手了！如果他現在跟你說：「我學了『本尊』的手印之後，所有手的『妄動』都不能有；以後只能夠結手印，這樣我食衣住行的生活該怎麼辦呢？」

「本尊」的「手印」代表什麼呢？代表「諸佛」對一切眾生的「慈悲」；諸佛「攝受」一切眾生！請問：「一切眾生」包括誰呢？包括累劫以來的「冤親債主」都在裡面。你們跟我學過「本尊」的「手印」，你應該要有「慈悲心」；把「冤親債主」都吸收到裡面去。這樣，你還能夠殺生嗎？「本尊」的「手印」，也包括「饒益有情戒」、「攝善法戒」、「攝律儀戒」等菩薩的「三聚淨戒」；它有菩薩最高的戒在裡面。所以，他所作的「羯摩」，「金剛業菩薩」偉大的功德就在這裡；這樣，才有辦法進入「第八地」菩薩。我說了半天，只是作個方便的比喻；實在的情形，要比這個難千萬倍。有人質疑地說：「上師！您也不是『第八地』菩薩，您怎麼知道這麼清楚？」我實在只是知道表皮而已，實在內容真的知道得不清楚！

因為「金剛業菩薩」修懺悔「業障」之行，使令「身口業」得到清淨；「金剛護菩薩」就是「攝受護祐」。上師把

這個「本尊」的「手印」傳給你，進一步做「羯摩護身」；它不僅能洗掉一切眾生的罪業，而且這個「手印」，不但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家人，有這麼大力量！比方那些擺地攤、做小生意的人，他們最怕警察來抓，遠遠看到警察來抓了！嘴巴說一個「欸！」；手一比，後面的地攤「嘟、嘟、嘟、……」通通都收起來了。我有時候覺得他們怎麼收得那麼快，不一會兒功夫通通都不見了；警察來到的時候，都沒有看到一個攤販。他們伙伴之間有一個暗號，比個手勢，大家就心知肚明了；每當警察出現時，他們暗號一比，大家就迅速開溜。護住自己的小本生意，混碗飯吃；我用「攤販」間的手勢，來做粗淺的比喻；所以，「金剛護菩薩」對眾生三業的「懺悔業障」，用這個「本尊」的「手印」，不但能夠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全家，甚至保護所有和我們在一起的人，都能得到平安。結「本尊」的「手印」護身，不是菩薩只求保護自己；它

還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可以同時也保護一切眾生。在密宗的經典裡說，密教裡面有「寶幢」，把「寶幢」高高樹起，周圍多少里的眾生，都能獲得平安；什麼孤魂野鬼都不能進來擾害眾生，這是「金剛護菩薩」的威德力。換句話說，這是菩薩「身口意」三業的「羯摩」，祂的一切舉動都能夠利益一切眾生；那麼，「金剛護菩薩」的證德，要超過「金剛語菩薩」的證德了，因為祂舉手投足、起心動念，都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這就是「金剛業菩薩」、「金剛護菩薩」的功德，這裡是講密宗「第八地」菩薩的證德，這裡所講的「第八地菩薩」和「相宗」所講的「八地菩薩」有一點不一樣。「相宗」講，菩薩修到「第八不動地」，圓滿證得「根本智」；並沒有特別說菩薩「廣度眾生」，只說菩薩的「根本智」圓滿。

「密宗」的「根本智」圓滿，就是菩薩「慈悲攝受」一切眾生；祂就能夠把「第九善慧地」的力量，就在「不動地」

裡面表現出來。菩薩的「不動三業」，能夠保護眾生的三業，也能夠淨眾生的三業。「密宗」精神比「顯教」的精神，更進一步；我們平常說「顯教」發「四弘誓願」，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學」。「密宗」則再加一個「弘誓願」——「福智無際誓願集」；換句話說，菩薩在八方裡面表現出來就是「金剛羯摩」，所謂「羯摩」就是「妙作業」，在「妙作業」裡救度無量眾生。

密教「第七地」的「金剛語」菩薩的境界，已經比「顯教」所說的「第八地」菩薩所證的功德還要進一步；「第六地」的「金剛法」、「金剛利」，「第七地」的「金剛因」、「金剛語」菩薩。以密教「第六地」菩薩來講；祂們的證德，已經都有顯教「第八地」菩薩的證德了。因此，很明顯的，「密教」菩薩的證德，比「顯教」菩薩的證德更勝一籌；因為祂們屬於「羯摩部」，所有「身口意」的作業，都能夠利益一切眾生。以上，我講了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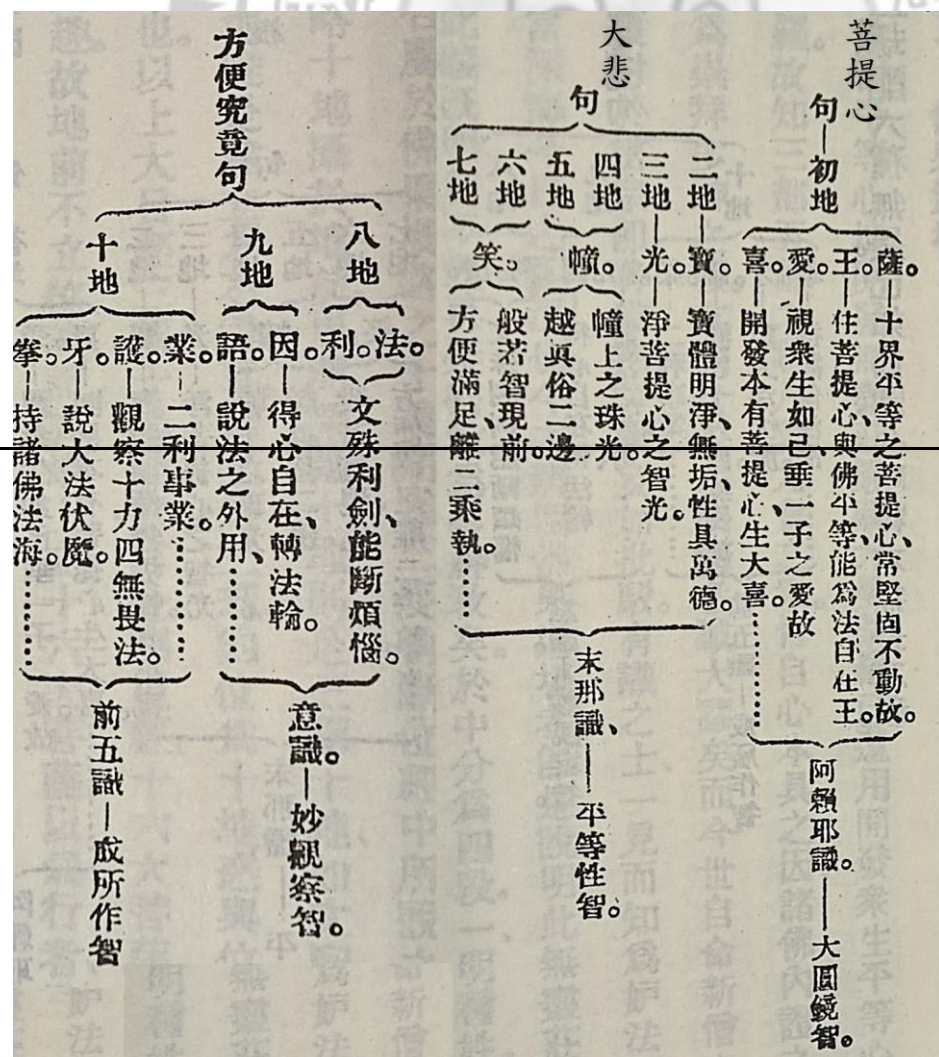
天，不過稍形容密教「第八地」菩薩的殊勝功德而已！

再進升到密教「第九地」、「第十地」菩薩，是「金剛牙菩薩」、「金剛拳菩薩」；所以，大家不要把「金剛拳」手印，看得很低呀！因為「金剛拳菩薩」，已經證到「第十地」了。我在傳法時，大家都學了「金剛拳菩薩」的手印！有人說：「唉！這個本尊法的法印很難結，我不會打耶！」如果本尊的手印不會結，那就打個「金剛拳」印，就好了；因為「金剛拳菩薩」，是密教的「第十地」菩薩階位了。「第九地」菩薩是「金剛牙菩薩」，為什麼「金剛牙」是在「第九地」呢？「顯教」的「第九地」，是「善慧地」；「善慧地」，就是說「密教」的「第八地」菩薩，能夠「攝護」一切眾生。密教「第九地」菩薩一開口，就能利益一切眾生，一閉口也能利益一切眾生，所以叫「金剛牙菩薩」。牙齒長在嘴巴上，所以用「金剛牙」，來形容菩薩「演說不思議清淨妙法」的功德；

和「第七地」「金剛語菩薩」的功德相應。「金剛語菩薩」要張口說出法來；而「金剛牙菩薩」不一定要張口說法，單單對眾生微笑一下，看到菩薩露出來的牙齒，就能消除一切業障，有這麼大的「殊勝妙用」。即使菩薩「閉口」，看祂的嘴巴「卯卯」(註③)的樣子，同樣可以消除一切業障；「金剛牙」菩薩的智慧，可以在臉部完整地流露出來。「金剛牙」的意思是什麼？不是只用「嘴巴」來說法，甚至可以說在整個「面孔」上，每一個面孔都可以表現出來；我們用「金剛牙」，來形容菩薩救度眾生。菩薩的「眼睛」在開眼、閉眼間，也可以表現出度眾生的妙用，乃至一點頭、一搖頭之間，也可以利益一切眾生；這些都是菩薩的「作業門」，也就是「羯摩門」，用「金剛牙」來代表。「金剛牙」屬於我們的頭部，用頭部來利益眾生；不像舉手、投足來得輕鬆，所以「第十地」是「法雲地菩薩」。「法雲地」度眾生，就像一舉手之勞；密教「第八地」

菩薩，結各種不同「手印」度眾生，而密教「第十地」菩薩度一切眾生，只結一個「金剛拳」就夠了，所以更方便。

《維摩詰經》說：「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第十地」菩薩所行的「法雲」，普度一切眾生，就像「金剛拳」一樣，隨時隨地都能讓眾生得度。所謂「得度」，不是只讓眾生今天有「信心」就好了，菩薩讓眾生馬上就證得「無生法忍」；菩薩



的「法雲普蓋」，像「金剛拳」一樣那麼簡單、那麼方便。這表示菩薩成就了「後得智」，具有無量的「善巧方便」，能巧妙地廣度眾生，但這都是簡單、淺顯比喻的話；只有等我們證入「第十地」菩薩，那時才知道師父只是方便「比

喻」、「讚歎」菩薩的

證德，讓我們都有入門的機會。我們知道，密宗的總綱是「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方便為究竟」，這句話就在「第十地」菩薩完整地表現；用「金剛拳」來表現「第十地」的功德。

密宗說，現圖「胎藏界曼荼羅」上，中間是毘盧遮那佛，四方有四佛，每一尊佛各有四位親近菩薩，共有「十六尊」大菩薩。我們還有兩尊菩薩放在「成佛」的時候，即「等覺」、「妙覺」上面用；這裡講密教的「十地」，就不用了！

「密教」菩薩「十地」的修證法，和「小乘」的修「四果」、「四向」的修證法不同；和《華嚴經》、《仁王護國經》「十地」的修證法也不同；和「法相宗」的「十地」菩薩的修證法也不同，今天到此為止。（右圖擷取自密教通關！）

（接著，我們來靜坐！）……

（靜坐完！）

中國有一張「符」，讓我感覺很奇怪，畫的是什麼呢？「魁星踢斗」。我們知

道，「魁星」是讀書第一名，怎麼變成

「符」了呢？「符」裡面有「正心修身、克己復禮」八個字，那是「儒家」的學說。「正心」，是把心思調端正了；「修身」，是把行為調整得動靜合宜；對人家有禮貌，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這八個字，用草書把它寫下來，就像一個「魁星踢斗」的形相；它很像一張「符」，也好像道家的「符」。以這個來作比較，我們「佛教」的靜坐，是什麼情形呢？

「佛教」的靜坐是不是「正心」？不是！那麼，我們是「歪心」喔？也不是！前幾次靜坐完，我講靜坐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再說說看：靜坐的「三不要」是什麼呢？第一、「不要入魔道」：辛苦靜坐久了，還入於魔道，那真是太冤枉了，寧可不要靜坐才好；第二、「不要入邪道」；第三、「不要入錯道」。所謂「邪道」，就是「外道」；修錯了變成「外道」，那樣也是冤枉！如果光明正大走進佛教大門，之後卻變成「邪道」，那真是完蛋了！

所謂「入錯道」，就是用功用錯了，

會生種種的病，這個也要很留意；為了不入錯道，我們先要講求用功的安全。第一、要把「身體」調好；第二、要把「呼吸」調好；第三、要把「內心」安好。先把這三種最基本的條件安好，以後才來發展我們靜坐的目標；對於佛法說，當然是以求得「智慧」為主；怎麼樣的「姿勢」最好呢？有人說：「坐著怎麼安心」？「倒下躺著才安心啊！」但是，躺著容易睡著了！我常拿一串佛珠用功，打坐的時候我用功念咒，但有時卻感覺越念越慢，開始想要睡覺了；如果想睡覺，念咒就自然地變慢了。反之，如果我現在不想睡，用功起來，就可以念咒念得很快，而且念得很多；用功完畢，眼睛一閉下來，就開始睡覺了。所以，我們要知道，大的「入錯道」，就是「神經病」；因為靜坐反而讓「身體」有病，都是「入錯道」。小的「入錯道」，就是「愛睡覺」；這對「身體」來說，是有益健康的，讓人精神飽滿、

頭腦清楚。如果打坐時會睡覺的話，保證這個人不會變成「神經病」，而且「身體」不會有病，一定是健康的。

如果因為靜坐變成「外道」的話，那實在太可憐了！「外道」主要是在「知見」上，不符合「三法印」的真理；內心有「邪知邪見」。**比方說**「道家」修練的目的，是想要「成仙」；不能獲得真解脫。或古印度「外道」，修種種的無益的苦行，想求取涅槃解脫。所謂「入魔道」，是打坐打到最後，變成「神經病」了；不打坐的時候，身心一切看起來好好的，打坐下去卻變成「神經病」，這冤枉、不冤枉啊？

我們知道，如果不要「入外道」；也不要「入魔道」。「睡覺」，也是不錯的選擇；起碼不會「入外道」、「入魔道」！但是，這「睡覺」，和「佛教」的「覺」，是相違反的；「佛教」要我們修「覺」。這「覺」是指「覺悟」；心裡要保持「明白」！但是，一旦「睡覺」，心裡面就「不明白」了；所以，「天台宗」要我

們把「呼吸」調整過來，讓我們頭腦「不昏沈」、「不掉舉」，讓「內心」變得「明白」。怎麼調整呢？用「數息觀」來數「呼吸」；「密宗」教我們用「念咒」來安心。「淨土宗」，教我們「念佛」來安心；最高深的修行法是「禪宗」；「禪宗」祖師要弟子在不睡時，做什麼呢？在心裡面「觀察自心」、「反詰自己」，我們的心裡有萬千的「妄念」；妄念從哪裡來？時時照看自己的內心。大家自己做，讓我們的內心「明白」！

這些也是屬於「羯磨」，就是「佛教」的一種動作；度眾生的動作。有人問：「師父！說話算不算呢？」在說話來說，如果平常我們各方面都說得很好；但是有沒有夠清淨、善良呢？所謂「業」，不僅是「嘴巴」的動作、「心裡」的動作、「身體」的動作，也都包括進去，這是「業動」；在我們「眾生邊」來說，就是造作「三業」！在「諸佛菩薩邊」，不是造業，而是「三密」！因為「諸佛菩薩」的「清淨三業」，而且

進一步使能令「眾生」的「三業」；也能轉成「清淨」的「三密」。

問：如果說「本尊」能夠讓眾生「三業清淨」，「攝護」、「保護」有什麼不同？

答：不一樣！如果你現在洗澡，你洗得乾淨、不乾淨呢？乾淨啊！衣服穿多一點，可以讓「身體」「保暖」；讓「身體」不要受到各種傷害，那是「保護」；「本尊」所「攝護」——「攝受」、「護念」的是眾生的「法身慧命」。眾生只要修習淨業，「本尊」不但「攝受」、「護念」行者，「出世」的「法身慧命」；也「攝受」、「護念」行者，使令在「世間」用心辦道、安居樂業。

問：剛剛師父講「摩尼部」的時候，有金剛寶菩薩、金剛光菩薩、金剛幢菩薩、金剛笑菩薩；可是師父也講福德寶、福德光、福德幢、福德笑，這樣意義有沒有一樣？

答：有一樣的部分；也有不一樣的部分。「金剛」，是堅固的、無堅不摧的「智慧」；在廣大利眾方面，叫「福

德」，這點很重要！

【註釋】

註①十六菩薩：指密教十六菩薩，又作慧門十六尊。指金剛界漫荼羅「羯摩會」之三十七尊；四方之四佛各有四親近菩薩，特稱為十六大菩薩。即：

①東輪阿閼佛之四親近，即金剛薩埵、金剛王菩薩、金剛愛菩薩，及金剛喜菩薩（以上，屬初地菩薩）。彼等皆以持戒、忍辱而成就菩提心功德。

②南輪寶生佛之四親近，即金剛寶菩薩（第二地菩薩）、金剛光菩薩（第三地菩薩）、金剛幢菩薩（第四地菩薩）、金剛笑菩薩（第五地菩薩）。彼等皆以無執著之布施而成就福德莊嚴功德。

③西輪阿彌陀佛之四親近，即金剛法菩薩、金剛利菩薩（第六地菩薩）、金剛因菩薩、金剛密語菩薩（第七地菩薩）。彼等皆以正定、大慧而成就智慧功德。

④北輪不空成就佛之四親近，即金剛業菩薩、金剛護菩薩（第八地菩薩）、金剛牙菩薩（第九地菩薩）、金剛拳菩薩（第十地菩薩）。

菩薩）。彼等皆以利他之精進而成就事業方便功德。（請詳閱《佛光大辭典》）

註②閩南話「卯卯」，形容老人家沒有牙齒，而嘴唇往內凹陷的樣子。

生活禪小品

即事而真，當相即道

二千五百多年前，印度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金剛座，「成佛」的「自內證之心法」究竟是什麼？這是千古的佛家論題，也是欲超越人類極限，開發腦細胞潛能的哲學、科學，甚至心理學論題；而真言密教開宗立義之根本精神，就是把握在這個立場予以宣示。可說是目前歷史遺留下來的人間極寶。

釋迦牟尼佛自內證之本源，就是法身大日如來，即地、水、火、風、空、識之六大；大日如來是「六大人格化」之象徵，是一切精神、物質的總體，是宇

宙萬有的原理。《菩提心論》云：「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由此可知，成佛之遲速，不依多劫，而是把握現生「即身現證佛菩提」而得成；眾生仍在迷、悟之別，猶如「礦金」與「純金」之差，於其本質，實是平等不二，是故「六大毗盧即我身」、「森羅萬象皆是大日之等流」。真言行者把握於此，直接透視而自我肯定「我即是佛」為中心；從發心、修行，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方便為究竟」三句，運身、口、意，三密加持之力，頓超「粗、細、極細」三劫之妄執，即經云：「若能依此勝義修，現世得成無上覺。」

「真言密教」達觀「現象即實在，即事而真，當相即道，即身成佛」之意，乃指向實現「人間淨土」之目的；以最為積極性的密教精神，展開「密嚴佛國土」的理想藍圖。打著「今日的夢想，明天成真」的信心旗幟；建設人間，使達到「真善美」之「淨土地」，為人

生使命。

又《維摩詰經》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這個至高境界，是真的就在現前，一切法確實本來不生，也沒有滅。可是，我們今天所見的是盡生滅，這是什麼相？幻相！「生滅」是幻相，不是真相。真相什麼？「真相」沒有生滅，這是一般人很不容易理解的；「小乘依有餘涅槃之理而觀不生不滅，趨於偏空」，所以小乘人沒有見到「真相」；真的「不生不滅」他沒有見到，他見的是「假相」。「大乘則從空入假」；這個「空」，就是小乘所證的。證得「空」之後，小乘就定在這個「空」裡頭，他不出來了，這叫「偏真涅槃」。大乘不然，證得「空」了，從空中又能夠回過頭來；去度這些眾生、去幫助眾生，眾生是「假」的。所以小乘人一入涅槃，不度眾生，所以叫「偏真」。「於有為之事相上，顯『不生不滅』之理；當相即道，即事而真。」大乘「真妄是一不是二」，「真」在哪裡？「真在妄裡頭」，「妄

在哪裡？「妄在真裡頭」，「真妄是一不是二。」「妄」是講「事」，「事」可以「恆順一切眾生」；「理」，心地乾淨，一塵不染，這叫真正的「大般涅槃」。「事」上有「理」上沒有；「相」上有「性」上沒有。它能夠同時並用，得大自在，沒有障礙；為什麼？「相」是假的，了不可得；「性」是真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真假是一不是二，這是大乘菩薩。

《大日經疏》（唐代一行記）卷四，與《大日經供養法義疏》（又稱不思議疏，唐代不可思議撰）卷下，對《大日經》經文之義釋，原有「淺略」、「深祕」二釋；二疏復於「深祕釋」中，分別為「深祕」、「祕中深祕」、「祕中深祕」三釋，再加上「淺略釋」，總合而立為「四種釋義」。以此「四種釋義」，可就任何「事相」、「法義」，予以闡釋；用以顯示密教對此「事相」、「法義」之奧義。

茲舉「以香、花供養」之事例，以配

合真言四釋之解說：（一）淺略釋，即直接解釋該物或該事相之意義；今本尊歡喜之義。（二）深祕釋，旨在彰顯該物或該事相所含之理趣；「花」表示「萬善之行」，「香」表示「精進」之義。（三）祕中深祕釋，旨在超越該物、該事相之「法相」及其「無相」，而徹入其法性之本源根柢；舉凡「一花一香」，乃至「一木一石」，皆由地、水、火、風、空、識等「六大」所成，亦皆莫非大日如來遍滿法界之相。（四）祕中深祕釋，較第三重更進一步，除觀察契入「法性本源」之外，更令「法性」之源底宛然冥合諸法之實相。故若就諸法之「相」而言，「第四重」雖與「初重」無異；然若就「義趣」而別，則「初重」僅為「相對性」之解釋，「第四重」方為「絕對性」之解釋。以此乃可詮顯「即事而真」、「當相即道」等之實義，而此一獨特之釋風，乃成為密教對各種重要「事相」、「法義」所不可少之解釋方式。

【附註】

一切法門——禪、淨、律、密、教，都是佛陀「悲心」的流露；但有許多人懷有「門戶之見」，懷疑「密宗」，認為希奇古怪！連弘一大師亦是先疑而後懺悔，何況一般人！實際上「密壇佈置」和「修法儀軌」，都是「自性」的表現；「當相即道，即事而真」，正說明「相即是性，事即是理」。

《佛說無量壽經》第十八願，說：「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可見，「誹謗正法」的罪很重，不能往生佛國。菩薩戒中「自讚毀他」，尚列入重戒，何況「毀謗正法」呢？

袁了凡先生有訓子四文，列有《謙德之效》。「謙虛」是人之美德，《尚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天下沒有「驕傲自滿」而能成就學問、修養的；也沒有「貢高我慢」而能說「已斷見思煩惱」的。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自讚毀他，高樹慢幢，師心自是，不免

為識者所笑。

一切佛法是「善巧方便」，「濟度眾生」；「黃葉止啼」，「用於一時」。「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若固執所修法門，排斥別的法門，形成「門戶之見」。自是、非他，爭論勝劣，不但「愚不可及」，亦是「不明根本」所造成的。

般若妙用

發心修菩薩行，欲成就佛道，這修行的歷程如何劃分？《華嚴經》說菩薩有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階位；《般若經》則簡單分為二道、五菩提。二道，是菩薩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大體可分成二階段：先是「般若道」，後是「方便道」。

「般若道」：是菩薩從「初發心」到證得「無生法忍」。什麼是「無生法忍」？「忍」是「智慧」的別名；深刻體認到「諸法無生」、「不生不滅」的智慧，叫「無生法忍」。如依《般若經》或《大

智度論》來說，它相當於七地的菩薩；依《華嚴經》來說，則是八地菩薩。所以，「般若道」的內涵：從「初發心」，修「空無我慧」，到「入見道」、「證聖位」，這一階段重在通達「性空離相」，所以名「般若道」。「大乘菩薩」見道，即在「無生法忍」；著重「性空離相」，即《金剛經》所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以「無相」來修一切善法；修行的重點是「上求佛道」、「絕諸戲論」，這過程稱為「般若道」。

「方便道」：菩薩得「無生法忍」，徹悟「法性無相」後，進入「修道」，一直到「佛果」；這一階段，主要為菩薩的「方便度生」，所以名「方便道」。這階段的修行，著重在「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所以《般若經》說：「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般若」帶領著菩薩入畢竟空，滅絕種種戲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畢竟空」，還要「出畢竟空」，

繼而「莊嚴佛土」、「度化眾生」。

除了「二道」，也可用「五種菩提」來說明；「菩提」是「覺悟」的意思。「般若」即「菩提」，約「菩提」說：此「二道」即「五種菩提」。「五菩提」是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到菩提、究竟菩提。以下說明「五種菩提」：

①發心菩提：從剛開始「發心」，立志要「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發無上菩提心」，名為「發心菩提」。

②伏心菩提：「發心」還只是「信願」而已；「行為」不一定很積極。如有強烈的「信願」，就會依著「本願」努力修行；從「六度萬行」的實踐中，漸漸「降伏煩惱」，漸漸與「性空」相應。這階段著重在「行」；因「降伏煩惱」，所以名為「伏心菩提」。所以，無論我們修學的時間有多久，要反省自身有沒有「降伏煩惱」、有沒有跟「性空」相應；如果沒有，那只是「原地踏步」而已。

③明心菩提：折伏粗重的煩惱之後，進而切實「修習止觀」，斷一切煩惱；徹證「實相般若」，這名為「明心菩提」。這時，不會有任何的煩惱、罣礙；《般若經》說是「第七地」菩薩的階段。從「初地」到「七地」，包含了「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的階段；「明心菩提」，正好介於「般若道」的頂端和「方便道」的起點，它銜接兩邊。

「般若道」有發心、修行、證果；「方便道」也有發心、修行、證果。「二乘」著重在前半段的「般若道」。「一乘」證得「我空」以後，認為「所作皆辦」、「不受後有」。但是菩薩並不因此而滿足，更進一步行「方便道」、「嚴土熟生」；所以，菩薩比二乘更加殊勝、超越的，其實是在得「無生法忍」之後的「明心菩提」。對「般若道」來說，是「證果」；但從「方便道」來說，

是真正「大乘勝義」的發心——「勝義菩提心」。前面的「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是世俗的、願行的菩提心；而此階段的「明心菩提」是勝義、殊勝的菩提心，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④出到菩提：這是得「無生法忍」之後，一直到佛果的中間過程。為什麼名為「出到」？菩薩在這階段瞭解到「性空」，自己得到「解脫」以後；有的會覺得既然眾生是「空」，我也是「空」，那沒什麼好度的，想要入涅槃（即所謂的「七地沈空難」）。這時諸候佛來「勸請」、「摩頂」，再啟發他；說你以前「發願」要「度化眾生」、要「成就佛」的一切功德，這些都尚未成就，怎麼可以現在就入涅槃呢？此時菩薩再回復「悲願」，實踐「嚴土熟生」，漸漸的「出離三界」，到達「究竟佛果」。所以，為什麼名為「出到」？「出」是「出離三界」；

「到」是指到達「究竟佛果」。「出離三界」、「到達「究竟佛果」之間，這階段稱為「出到菩提」。

⑤究竟菩提：這是不但斷盡煩惱，還斷盡一切的習氣；自利利他、究竟圓滿——「成佛」，這時名為「究竟菩提」。

【附註】

「七地菩薩」用「般若」定慧力，體證真如時，進入般涅槃，心緣「真如空性」；自證分只緣萬法「緣起性空」之見分，不緣一切「相分」，故絕一切戲論。「八地以上菩薩」可無「作意」，不用「作觀」，隨時可入「真如」，「般涅槃」；不受三界生死，不入輪迴。

「八地以上菩薩」，此等菩薩已入「無住涅槃」，本無生死、入出之別。為悲憫群生，入世度生；方便將出畢竟空，建立佛國、莊嚴淨土、成熟有緣眾生，（建水月道場、作夢幻佛事）共成佛道。其實，如果我們善行方便；「方便」裏面，就是「真實」。有句話說：「般若

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原來，「方便」和「真實」是同一回事；能於此領悟，得到受用，就是「般若」。無論你叫它做「實」也好，「權」也好；總之，覺悟的時候，是「真實」的；當出來「度眾生」時，就要「方便」。「方便」是不是比「真實」低俗呢？不是！因為有「真實」，才能「方便」；有「善巧」，才能「方便」；「方便」就是「真實」。如果說「方便」是低俗的；「真實」是高超的，這就錯了！沒有「智慧」，怎能行「方便」？能夠「善巧」行「方便」的，就是圓滿的佛；別以為「方便」容易做。面對那麼多頑劣的眾生，沒有佛的「智慧」，怎能「善巧」地「嚴土熟生」？這個「方便」是最高「智慧」的表現。這個最高的「智慧」，只有佛才有；菩薩行方便，但不徹底；佛陀行方便，才能徹底。所以，徹底的「方便」，就是真實的「智慧」；就如前面提及的那兩句話，證入的時候，成就離開一切戲論的智慧，叫

「般若」，那是「畢竟空」的；發作出用的時候，「嚴土熟生」，就是「方便」，那也是「畢竟空」的。「真實」與「方便」是同一「般若」，是「不一不異」的，大家不要把它看成兩件事！

諸天與人的樂與憂

想必大家在佛經中，經常能夠看到，各種擁有大功德之人，最後獲得人天福報，轉生天界的事跡，不過看了這種種事跡，大家也一定很好奇，「天界」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的呢？真的值得一起去嗎？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一下，佛經裡關於「天界」的描述，大家跟著一起去「天界」一日遊吧！

首先，我們先來說說「天界」究竟在哪裡？上哪兒才能夠買到去天界的「船票」？真正天道的有情眾生，就是所謂的「天人」。以「福報」來看，天界是六道中最高福報的地方；天道眾生遍及欲界、色界及無色界這三界，其中，欲

界有六欲天，色界有四禪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全部加起來共二十八天。其中，欲界天裡最低層的四天王天，是最接近我們人間的，比我們人間高那麼一點點，但還在太陽系中，四天王天上面則是忉利天，也叫三十三天，三十三天的天主，道家稱為「玉皇大帝」，而佛家則稱之為「釋提桓因」，也叫「帝釋」；但還是沒有離開太陽系的範圍。忉利天再上去，還有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但這些都是欲界天；想要升到欲界天的方式，是持戒、修十善，還要加上布施。就是把自己擁有的錢財、知識、掌握的技術，以及自己所具有的能力，施捨給別人，這樣將來就能升到欲界天上去享受快樂。另外，《太上感應篇》對升天界的要求，也有介紹：「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就是說，你只要做了一千三百件善事，就有機會升到忉利天做仙人哦！

接著，我們再來說說「天界」的一些

福利：比如天上一天，人間幾年？《西遊記》裡孫悟空老是上天求助，神仙們也總是告訴他，你這潑猴，天上一個時辰，就是地上多少時間，再不去，你師父都被妖怪吃掉了：那麼天上一天，到底等於我們凡間的多長時間呢？人間五十年，為四天王天一晝夜；人間一百年，為忉利天一晝夜；人間二百年，為夜摩天一晝夜；人間四百年，為兜率天一晝夜；人間八百年，為化樂天一晝夜；人間一千六百年，為他化自在天一晝夜。再看看天人的壽命：四天王人壽為五百歲；忉利天人壽為千歲；夜摩天人壽為二千歲；兜率天人壽為四千歲；化樂天人壽為八千歲；他化自在天人壽為一萬六千歲。

接著說天人的日常生活，天人們所過的生活，在《過去現在因果經》中，有這樣一段形容：他們的身體極為清淨，不受塵垢染汙，就像琉璃一樣充滿著光明，兩眼更是清澈明亮，只要心有所想，就能心想事成。因而心態上能時常

保持歡悅適意，平日更以仙樂清揚作為娛樂，乃至飲食衣物，就似魔術幻化一樣，只要心念一動，就應念而至。

值得一提的是，天人也有淫慾心，佛法云：「四王忉利欲交抱，夜摩執手兜率笑；化樂熟視他暫視，此是六天真快樂。」，「四王忉利欲交抱」，四天王天和人間是最相近的，這一層天，男女的欲愛和人間一樣，要擁抱、男根和女根要互相接觸，產生一種感官上的快樂；忉利天也是一樣，雖然超越四天王天，但男女之間仍需要互相擁抱，藉此產生一種愉快；「夜摩執手兜率笑」，夜摩天和兜率天不需要男女之間身體的接觸，只是互相握一握手、笑一笑，欲愛心就能得到滿足；「化樂熟視他暫視」，化樂天的男女欲愛漸漸轉淡，連手都不用握，彼此只須相看久一點，欲愛滿足了；他化自在天，只是看一下，心就滿足了。這是天上欲樂的情形，愈上層的天人神通愈大，因為心都是在定當中。心在定中，男女間的欲愛心就會減少。

從中可以看出，在欲界，層次越高，所表現出來的欲望程度就越淡薄。與人類相比，天人受用圓滿、應有盡有，不是人間富翁所能相比的；但儘管如此，他們整天在散亂中度日，從來沒有「修持正法」的念頭。如佛陀在《諸法集要經》卷二中，有這段記載：「諸天多放逸，著樂癡所迷；不知大苦惱，決定自當受。」對此，在佛經中有這麼一樁公案：舍利弗曾經有一位弟子，這弟子是很有名的耆婆大醫師，出入皆騎象及有眾僕跟隨擁簇著，但他卻是十分「敬師」的一位弟子，他的敬師到甚麼程度呢？有一次，他在路上剛巧遇到其師舍利弗，竟然不理儀態、不顧自己身份，直接從象身飛撲下來，而倒在頂上頂禮師父；耆婆死了以後，因福德而轉生在天界，舍利弗以神通上天，本欲為他說法，可是，天界之樂卻太令人迷失了。這位被認為「敬師」美德的模範弟子，見到舍利弗時，雖然還能認出是自己前生的前生師父，但卻因忙於享樂，略看

了舍利弗一眼，把手揮了一下當作是打了個招呼，然後便又忙著去玩樂了；舍利弗眼看實在無法可施，只好遺憾地離開。由此可知，天上的享樂已到了顧不上說話打招呼的地步。

前面說了這麼多天界的「好處」，我們再來說說天界的「壞處」；在天界生活的天人，死亡對於他們來說，可以說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我們看天人都是不老，也不生病的；雖說天人的壽命可長達數劫，但在他們自己的感覺中，只是剎那顯現，稍縱即逝。於散亂迷茫中，壽命很快就到了盡頭，不知不覺便已接近死亡的邊緣；等到了死前，天人身上會有「五衰相」出現！

五衰相之一是「衣垢」：天人的衣服不要裁縫，天衣無縫，天人想穿什麼衣服，便能隨心所欲變化而成；而且衣服乾乾淨淨，一塵不染，這是我們人間所沒有的。可是，當他們福報享盡、命快終了時，衣服就會染上灰塵，而天人一看到衣服有染汙，就知道壽命將盡；這

時候他會變得非常恐懼、苦惱；五衰相之二是「花萎」：天人喜歡頭戴花冠，花都非常地鮮艷，在他們有福報的時候，花不會枯；但如果花一旦枯萎，也就預示著福報盡了；五衰相之三是「身臭」：身上發出不好的氣味。原本天人身上有香氣，如果香氣沒了，臭氣出來，就預示他們的壽命也快要終了；五衰相之四、「腋汗」：兩腋之間出汗，以前身上不會流汗，但福報將盡時，也開始出現汗水；五衰相之五是「厭座」：以前坐在寶座上，不會覺得不樂，但福報將盡時，不樂意坐上寶座，而且甚感不舒適。

當這五種衰相現前時，天人便知道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了，內心會變得十分痛苦；其他天子、天女也會得知他將要死亡，於是不願在他身邊陪伴，只是在遠處散花，祝福道：

「但願你從此後，轉生在人間，行持善業，再生天界。」

這樣祝福之後，就紛紛離開了。只留

下他自己孤孤單單，淒淒慘慘；此時，天人通過天眼觀察，可以了知自己將轉生何處。看到來世的痛苦之後，本來死亡的痛苦還沒消除，現在又加上墮落的痛苦，實在是雪上加霜，無形中痛苦就增長了兩三倍；他們禁不住放聲哀嚎，這種悲慘的情形要延續七天。若是人間的七天倒不要緊，但天界時間漫長，僅是三十三天的七天，也相當於人間七百年，簡直可謂度日如年。我們不妨試想一下，我們在不知來世去處好壞的情況下，死時尚且十分恐懼，何況自知「去處不妙」的天界眾生呢！

看到這裡，相信有人問題就來了，天人既然那麼怕死，為什麼不修行，攢點積分，繼續留在天界呢？《諸法集要經》中，有這麼一段記載：「諸天耽欲樂，迅速如瀑流；壽命剎那間，愚癡而不悟。」意思是說，天人們始終耽著欲樂，這種快樂如瀑流般瞬間即過，但他們卻執迷不悟，直到將要離開天界時，才幡然醒悟：「我太愚癡了！這麼多年來只

知行樂，不知行持善法。」

其實，在天界很難行持善法，這也是一種自然規律；除了菩薩化現的天子以外，對大多數天人而言，恐怕連一句「觀音心咒」也不會念。以上講述了欲界天人的痛苦，而欲界天之上的兩天界，即色界、無色界，雖然沒有剛才所講的現行死亡痛苦，可是一旦引業窮盡，也會如夢初醒般墮入下趣，如龍猛菩薩在《親友書》中，說道：「梵天離貪獲安樂，後成無間燒火薪，不斷感受痛苦也。」意思是：梵天等色界天人，儘管暫時離開了貪欲煩惱，享受禪定的安樂，但引業滅盡之後，還是要墮入無間地獄，成為獄火的薪柴，不斷感受各種痛苦。看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有這麼個疑問，既然天界的天人結局是如此地悲慘，那我們到底還要不要發願去「天界」呢？天人所享受的快樂，誠如《正法念處經》卷二十三中，所說的：

「如蜜和毒藥，是所不應食；

天樂亦如是，退沒時大苦。」

意思是說，天界的快樂，猶如蜂蜜與毒藥混合在一起；既然味道甜美，但卻不應食用。同樣，天人的快樂也是如此，一旦死亡降臨，必會感受極大痛苦！因此，跟人間的快樂相比，天人之樂雖說大得多，但從其本體、因緣等各方面來看，其實也沒什麼可執著的。《別解脫經》等中也說：

「人身超勝於天身，原因即在於此，在我們人間，一個人再忙、再放逸，也可以作些布施、慈善或修行，為來世的安樂奠定基礎；而天界則完全不同，天人一直放逸度日，根本沒有時間行善，最終只能被悔恨所摧毀，最終墮落到三惡道也是必然的。」

《摩訶僧祇律》中也說道：

「諸天及世人，一切眾生類，莫不為結縛，命終墮惡道。」

因此，眾生只要被煩惱所縛，命終一定會墮入惡道，所以說「天界」其實不是究竟喜樂的地方，我們應該將目標放在去尋找，徹底脫離六道輪迴的去處，

才是真正的正道！

【附註】

六道輪迴中，三惡道貪、瞋、癡旺盛，苦不堪言，無法修行；天界仙人，又耽於安樂放逸，無暇修行；只有在人道，苦樂參半，禍福相依，是善道與惡道升沈的樞紐所在；若「行有不得」，還知道「反求諸己」。所以說：

生死流轉中，人身最難得；

憶梵行勤勇，三事勝諸天。」

有人把人生看得太無意義了，或是知能低，或是環境壞，於是自怨、自恨、自虐，不能發心來修學佛法。殊不知，在這「生死流轉」的六趣中，「人身」是最為難得的；這是希有難得的機會，如果看輕自己而空過了，實在是太不值得！佛陀曾說：「得人身者，如爪上泥；失人身者，如大地土。」

人身的難得，可從兩方面說：

一、在生死流轉中，生惡趣的，多得如大地土；生善趣的，少得如爪上的灰塵。生善趣的，如生天上，就長期受樂；

等到從天殞沒，又是墮落的多。所以人身的難得，譬如盲龜於浮沈大海中，海中飄著一塊木板，中間有一孔，盲龜伸出頭來，恰恰在木孔中，這是怎樣地難以遇到！流轉生死而得到人身，也是這樣地不容易！

二、人身雖有種種苦痛、不如意事，但實是很難得的。據經上說：

①人的憶念、梵行、勤勇：「三事」，不但不是三惡道所及，還勝過諸天多。人能憶念過去，保存歷史的經驗，因而人類的「思考力」、「推理力」特別發達；這叫做「憶念勝」。

②人能不計功利，克制自己，修習梵行：清淨行，使自己的身心清淨契合真理，有利於人群等。為了這，克己犧牲都願意；人類的道德精神，非常偉大，叫做「梵行勝」。

③人類為了達成某一目的，能忍苦忍難，精勤勇猛地做去，非達到目的不停止，這叫「勤勇勝」。

儒家說「智、仁、勇」為人類的「三

達德」，與佛所說大體相同。所以，人類為眾生中最可寶貴的；成賢成聖、成佛作祖，都是尊重此人類的偉大，而努力向上所作成的。經上說：「如諸天命終，其他的天就說：願得生於安樂趣中」；他們所仰望的樂土，就是「人間」。人身還是諸天所仰望的樂土，怎麼生而為人，反倒自怨、自卑，空過此生呢？

古德亦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身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人身難得，今已得到了，我們應該把握這難得的時機，精勤地修習正法行；因為生命是無常的，經說：「人命在呼吸之間」，切勿等待明日、明年，或者將來。趁此大好時光，在佛法門中，勇往直前地行去，才能於佛法有所得益。切莫悠悠忽忽，空過一生，等到一息不來，於佛法中還是一無所得。如「入寶山」，見種種奇珍異寶，卻不知急急地揀取受用；等到時間到了，離開寶山，這才垂著一雙手，徒然地懊悔慨歎，空空地歸去。「生前不努

力，臨死徒傷悲」，這有什麼用呢？

作為一個佛教徒，「人身難得今已得，中土難生今已生；佛法難聞今已聞，善知識難遇今已遇。」這是多麼好的福報啊！我們要惜福、感恩、精進。

為人三忘，一生無憂

明朝金溪有個人，叫胡九韶。他的家境很貧困，一面教書，一面努力耕作；僅僅可以衣食溫飽。每天黃昏時，胡九韶都要到門口焚香，向天拜九拜；感謝上天賜給他一天的清福。妻子笑他說：「我們一天三餐都是菜粥，怎麼談得上是清福？」

胡九韶說：「我首先很慶幸生在太平盛世，沒有戰爭、兵禍；又慶幸我們全家人都能有飯吃、有衣穿，不至於挨餓受凍。第三慶幸的是家裡床上沒有病人；監獄中沒有囚犯，這不是清福是甚麼？」

幸福從來不是外在條件的堆砌，而是源於自己的內心；越是知足的人，越會感到快樂。正如古羅馬著名哲學家西塞羅所說：「真正懂得生命意義的人，可以使有限的生命延長；不懂得生命意義的人，百歲都是空忙。」

人生在世，要學會駕馭外物，而不是為物慾所驅使；因為人生，沒有不幸福，只有「不知足」。

【附註】

曾經有一個關於「煩惱」的實驗：實驗者們被要求把自己未來一周內所有的「煩惱」都寫下來，然後投入一個指定的「煩惱箱」裡。

三周左右的時間，心理學家打開這個「煩惱箱」，讓所有實驗者逐一核對自己寫下的每項「煩惱」；結果發現，其中九成的「煩惱」不會發生。可見，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生本無那麼多煩惱，煩惱多是自找。

快樂者心中有一個快樂的源泉；憂愁者心中有一個憂愁的根。泉水是汨汨不

息的；憂愁的雜草也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有連根拔起，才能徹底告別它。

佛經有云：「人之所以有煩惱和痛苦，是因為有妄想和執著。有了妄想，煩惱多；對此妄想念念相續去執著，便是痛苦。」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

無論是「繁華」還是「蒼涼」，看過的風景就不要太留戀；畢竟你不前行，生活還要前行。再大的傷痛，睡一覺就把它忘了；背著昨天追趕明天，會累壞了每一個當下。邊走邊忘，才能感受到每一個迎面而來的幸福。

昨天的太陽，曬不乾今天的衣裳；明天的風雨，淋不濕當下的自己。要想「拿得起」，先需「放得下」；萬事不縈懷，就是人間大自在。學會在「失去」中，珍惜擁有；在「困苦」中，「笑對生活」；在「風雨」中，「成就自我」！「遇見的，都是天意；擁有的，都是幸運。不

完美又何妨，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人生一世，願你無憂！



如實知自心

《大日經》一曰：「秘密主，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同疏一曰：「如實知自心，即是開示如來功德寶所也。如人雖聞寶藏，發意懇求，若不知其所在，無由進趣。（中略）此法從何處得耶？即是行者自心耳。若能如實觀察，了了證知，是名成菩提。其實不由他悟，不從他得。」問曰：「若即心是道者，何故眾生輪迴生死，不得成佛？」答曰：「以不如實知故。」

在密教裡有一個公案：密教的第一代祖師叫帝洛巴，他是印度佛教密宗「噶舉派」的開山祖師，他已經往生一百多年，不在人間；後來第二世那洛巴，也是一位成就者：當年他想學佛要拜帝洛巴為師，人家就告訴他：「帝洛巴已經

死了一百多年，你到哪裡去找他？」

他回答：「我要到森林裡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

於是，他就到森林裡尋找，一找就過了十二年；有一天，他看到有一個人在河裡把肚子剖開，腸子、胃，心臟都拿下來，在那邊洗。洗完以後，又把它放回去；嘴裡不曉得在念什麼，身體竟然像完全沒事一樣。他在想：

「這個人了不起，拜他為師！」

於是，就在他放衣服的地方等；我們一般人一定受不了！一個人光著身體在河裡，不曉得幹什麼？然後赤裸裸地走上來，肯定會嚇昏了！

等到這帝洛巴走上來後，仍很恭敬地在那邊等待，然後告訴他這個緣由。他回答：「對！我就是帝洛巴。」

那洛巴說：「我要向您頂禮！」他說：「好！」

等衣服穿好了，然後他就盤腿坐下來；這時，那洛巴發現就在他身邊，有一尊釋迦牟尼佛像。帝洛巴就問：

「現在我坐這裡，佛也坐在這裡；你要拜佛，還是拜我？」

那洛巴答：「佛在這裡，我要學佛；當然我要先拜佛！」

他拜完三拜起來，帝洛巴說：

「你跟我無緣！」掉頭就走了。

那洛巴心想：「完了，他走了！不見了！找不到師父了！」心裡感到非常懊惱、慚愧與懺悔；但是他不死心，繼續在那個地方苦苦尋找，又找了十二年，再度遇見帝洛巴。他說：

「師父，我已等你好久了。」

帝洛巴：「你等我，要做什麼？」

他說：「我要拜您為師。」

帝洛巴說：「你要拜我為師；你要具備足夠的條件。」

這一次那洛巴考試總算通關了。就這樣，他跟帝洛巴修密法，修了十二年，而有了大成就。前前後後，找師父找二十四年；修法十二年。

【附註】

這公案也是講「誠心」；但同時他也

重視一個儀式！你要以「上師」為主；假如沒有上師，你得不到法，有佛像沒有佛法，是沒有用的！而佛像那麼多，要拜佛，剛才就可以拜；為什麼見到我，才要拜佛？修密法，對「上師」要絕對恭敬；這是一定要遵守的。

「見本不生際」者，如「實知自心」，如實知自心，即是「一切智智」，故毗盧遮那，唯以此一字為真言也。

大日如來的種子字是「阿」字，「阿」字是「本不生」義，即「萬法本不生」。「本不生」不是都沒有，因為萬法都是「因緣生滅法」，有生則有滅；不生則不滅，永恒存在。

一切有情，在相上，是一世一世地「生滅滅」，但是所依存的生命法身，它是「不生不滅」；所以，果報身才會滅了又生，生了又滅。

「阿」字是所有種子字的根源；所有的種子字，都會有「阿」字的內容。密教以「五方佛」的種子字：**𑖀** (va), **𑖩** (ra), **𑖦** (ha), **𑖔** (kha), **𑖡** (ṣa)

除大日如來本身是**𑖀**以外，其他四方佛的種子字，也都有含**𑖀**字之音，四方佛是從「大日如來」所衍生，法界一切有情，也都從「大日如來」所化。所以，每個種子字(代表諸佛菩薩，一切有情)的意義都有「不可得」在內；所以，表示一切皆「緣起緣滅」不可得故，所以也都「本不生」。

「大日如來」因為悟一切萬法本性，就像諸佛皆入涅槃，待緣而起一大事因緣；也就是哪個世界，有眾生需要祂，就前往教化，祂才會出涅槃。這是在《法華經》所說：「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無非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出現。

「大日如來」知道，生命「自心」本具此「本不生」的內容；所以，「自心」是容許千變萬化，但心不被外相、環境所轉。所以，能「遊步大虛空」，「智智如虛空」，即是「一切智智」；故毗盧遮那佛以此「阿」字為真言。

讀心獸的故事

以前有一個砍柴的人，因為家裏窮，又急需一筆意外之財；才能解決他的困難。有一天，他在山上砍柴時，看到一隻長得很奇怪的動物；這隻怪獸的長相，既像猴子又像狗。說它像猴子，卻又四肢著地，在地上走；說它像狗，卻又能爬樹。由於這隻怪獸長得嬌小、可愛又亮麗，樵夫心想：「只要能抓到牠，一定能賣很多錢。」

這隻會說人話的怪獸，叫做「讀心獸」；樵夫心裏想什麼，牠都知道！樵夫想去抓牠，牠卻在樵夫連腳都還沒移動之前，就遠遠地跑開了；並且在遠遠的地方，對樵夫嘲笑說：「你不必想了，你再想也沒有用；你不必跑太快，你跑得再快也追不到我。」

樵夫想用石頭丟它，牠就說：「沒用啦！不要妄想了，用丟的是丟不到的。」樵夫又想：「先假裝不理牠，待會兒再出其不意地動手抓牠。」

這隻怪獸馬上又說：「你不要想趁我不注意的時候來抓我，我會很注意的！」

結果樵夫在那裏弄了半天，抓捕牠的念頭一動，就被知道了；真的是進退無路。不過，由於樵夫的確需要一筆錢，沒有捉到心有不甘；於是，樵夫心想：

「好！我現在就不起念頭，讓你不知道我要幹什麼；等一下再突然追你。」

但是他剛這樣一想，這隻「讀心獸」就說：「你別在那裏假裝啦！你不起念頭是用壓的，其實你一直想抓我；我不會中計的，我會跑到遠遠的地方防著你。」

就這樣，你來我往，把這個樵夫搞得又愛又恨、又累又餓的，最後樵夫只好死心了。他這樣想：

「世間貧富各有因緣，我還是乖乖地砍柴；老實度日，以安天命算了！」

他剛這樣想，那隻「讀心獸」就說：「對啦！你放棄抓我的念頭，這樣才對啦！」

就這樣，山上一時回復平靜無事，樵夫繼續砍柴幹活，「讀心獸」繼續在附近玩耍。不過，就在樵夫砍柴的時候，忽然不小心斧頭「咻！」的一聲飛了出去，正好砍在那隻「讀心獸」的脖子，一斧將牠砍死了！

我們可以看出，故事中的樵夫最後雖然「死心」，連想都不敢想捕捉到那隻「讀心獸」；然而，這只是表面的思惟停止而已，樵夫的潛意識並沒有放棄這隻「讀心獸」，而斧頭飛出去，正是「潛意識」的力量。由於「讀心獸」讀不出沒有念頭、沒有盼望的「潛意識」，所以死在樵夫的手上。

【附註】

這是「禪宗」裏的一個故事：「禪師」藉此比喻「參禪」：你企圖「開悟」，就偏偏不會「開悟」；因為「悟」是不能事先「預想擬議」的。但你若不曾想過「開悟」這件事，則更不可能有「開悟」的一天。

「參公案」這件事，好比樵夫捕捉「讀心獸」，起初是用想的；但因為「思惟」難及「禪的堂奧」，就好比樵夫稍微一想，那隻「讀心獸」就知道了，就跑得遠遠的讓你抓不到。而捕捉「讀心獸」的動機，好比學人的強烈道心；但倘若稍一動念，即使偷偷地起念，也一樣會被「讀心獸」察覺——比喻「公案的答案」將溜過不見了。樵夫後來似乎是死心了，這比喻學人已進入「定中觀」、「離心意識參」的階段；不過，即使如此，什麼時候會「開悟」，仍要看「時機因緣」——就好比「斧頭」飛出去一般。

例如「香嚴禪師」，在菜園鋤地時，無意中用鋤頭激發一塊瓦礫，打到竹林中，就在那個「鏗！」的聲音下，突然「開悟」了。但你如果誤認瓦片，這樣一丟就能「開悟」，那麼就去丟看看？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當時恰好是「香嚴禪師」的「定慧因緣成熟」，所以如閃電一般，忽然「頓見本性」了；可是，

這個因緣的成熟點，在哪裏呢？那是一個未知數！如果有明眼的善知識在你身邊，他就會掌握那個因緣，一腳把你踢進「不二門裏去」。

又例如「德山禪師」，正要接過「龍潭禪師」遞過來的燈時，不料突然被「龍潭禪師」吹熄；而就在這措手不及的情形下，「德山禪師」開悟了。

真正的禪師，不會儘是一副斯斯文文的模樣，跟你套招；只要機會一到，他是可能手腳並用，文的、武的一齊來！有時是一巴掌打過來，有時是抬起腳踢你。但如果是現在，可能就有人去地檢署，按鈴申告說：「禪師打我。」現在的禪師，真是難為了！為了增進大家對「參公案」的瞭解，所以，舉了幾個含有「禪修原理」的故事，供大家參參看。

